



奶奶的朋友圈

邓文健

老照片上，我剃了寸头，鼻尖沾着饼干屑；奶奶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轻抚我的头顶，指着举相机的邻居柔声唤：“快看镜头，乖孙。”咔嚓一声，这张照片便成了永久的印记。

我是被奶奶用土坯房里的烟火拉扯大的。老家的丝瓜架、灶台上的陶罐，都是我童年鲜活的背景。奶奶的手极巧，能把粗糙的玉米面揉成香甜的窝头，能将旧衣改造成合身的小褂，还能侍弄院子里的蔬菜。可我儿时顽劣，总爱与她拌嘴。

记得有回，我吵着要吃巧克力，奶奶翻遍衣兜只摸出几枚硬币，哄我说：“乖孙，咱不吃洋玩意儿，奶奶做的糖糕比巧克力甜。”我不依，坐在门槛上撒泼打滚，踢飞了她刚刷好的鞋底。奶奶气得直跺脚，却舍不得打我，坐在板凳上红了眼圈，絮叨起拉扯我的不易：“那年冬天你发高烧，我背你走十里路去镇上，摔跤都怕磕着你……”“为凑学费，我半夜纺线，手指头被针扎得全是窟窿……”奶奶眼角闪着泪光，我见状连忙拽着她的衣角认错，她便破涕为笑，用粗糙的手掌擦去我的眼泪。

日子如院门口的小溪潺潺流淌，我渐渐长大，要去远方的城市读大学。临走那天天未亮，奶奶就忙起灶火，蒸笼里的馒头冒着热气，陶罐里的咸菜切得整齐，把我的行李箱塞得满满当当。我低着头不敢看她，直到汽车开动，回头望见她站在老树下，她的身影单薄如落叶，泪水打湿了蓝布衫，我也忍不住泪如雨下。

次年暑假，我坐了6小时大巴回到老家。村口的土坯房依旧，丝瓜藤已爬上屋檐。走进院子，看见奶奶坐在小板凳上清洗菜叶，双鬓全白如覆雪，她的背更驼了，像棵饱经风霜的老树。她动作缓慢，每片菜叶都拿在手里反复摩挲。见我回来，眼睛倏地亮起来，抹掉手上的水渍，想抱我又怕弄湿我，只咧着嘴笑：“乖孙回来啦，奶奶这就做饭。”

看到我拎的大包小包，奶奶嗔怪我乱花钱。我笑着掏出崭新的智能手机递到她面前，她又惊又茫然，这辈子只用过老年机的她，捧着手机的样子像捧着易碎的瓷器。奶奶坐在藤架下，屏幕亮光映在她龟裂的手背上，像细流漫过干涸的土地。她指尖悬在键盘上迟迟不敢落下，我抓住她的手指按下绿色按钮，消息成功发送，奶奶眼里泛起光：“原来这就是‘飞’出去啦，真神奇！”

可麻烦很快来了。第二天傍晚，奶奶捧着手机焦急地围裙擦着屏幕：“怎么有红色感叹号？是不是没交‘过路费’？”我一看便知是流量耗尽，哭笑不得地给她充话费、办流量套餐，还把耗流量的软件藏进文件夹。可奶奶执拗地把图标拖回原位，认真地说：“我要看看你吃了啥、开不开心。”此后每天清晨5点，山里雾气未散，丝瓜叶上露珠晶莹，我的手机就会震动。“稀饭在锅里，别喝冷的”“下雨加衣”“多吃排骨长身体”，这些带着小红点的消息，像带露的野樱桃，满是奶奶的牵挂。我忙着学业，常只匆匆回一句“知道啦”，她总会立刻回个笑脸。

奶奶还会发朋友圈，内容无非是丝瓜长高、亲手做了韭菜盒子、母鸡下了双黄蛋之类，照片拍得又歪斜又模糊，却满是生活气息。而我对她朋友圈的点赞、评论，总能让她高兴一整天。

但某天，我刚翻朋友圈都没见到奶奶的动态，点开她的头像只剩一条横线。原来是奶奶怕打扰我，请人帮忙把我列入了“不让他看”列表。她说：“我怕我发的乱七八糟的信息耽误你念书，怕你嫌我烦……”

多年后，我躺在县城出租屋的铁架床上，窗外霓虹冰冷，辗转难眠时，手机亮起，是奶奶发来的照片：黑漆漆的院子里，屋檐下的灯泡照亮一小片天地，镜头里是夜风晃动的丝瓜藤和满地的光，配文写着：“今天丝瓜开了第一朵花，等你回来。”

我盯着照片良久，泪水打湿枕巾，想回复些什么，但删删改改，最后只发了一个拥抱的表情。我知道，在这个数智时代，有一位遥远山村的小老太太，正努力对着旧手机眯眼寻找那颗红心的表情，以为这样就能回应我的思念。而丝瓜藤下的露水正带着夜的清凉，替我吻着她布满老茧的指尖。

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作用。

爬到一半，肺要炸了似的，我气喘吁吁，汗水淋漓。看看长城，墙体上的石头与每条缝隙都清晰可见，野草从墙脚挣扎出来，正在苏醒。它近在咫尺，又那么遥远。我知道，我没有力量抵达它了。

躺进一片野杏花丛里，繁茂的枝头遮住了太阳，山风一阵阵吹过，阴凉又馨香。漫长的时光里，一定有人也在这里坐过，休息过，马踏花几与山风的清香，感受过刀光剑影与死亡临身的恐惧。他们厮杀、欢呼、哭喊，接受耻辱与荣光，一些人胜利了，一些人马革裹尸还。青山处处埋尸骨，一定有一片杏林成为某个人的最后归宿。历史易老，好在有不败的杏花岁岁作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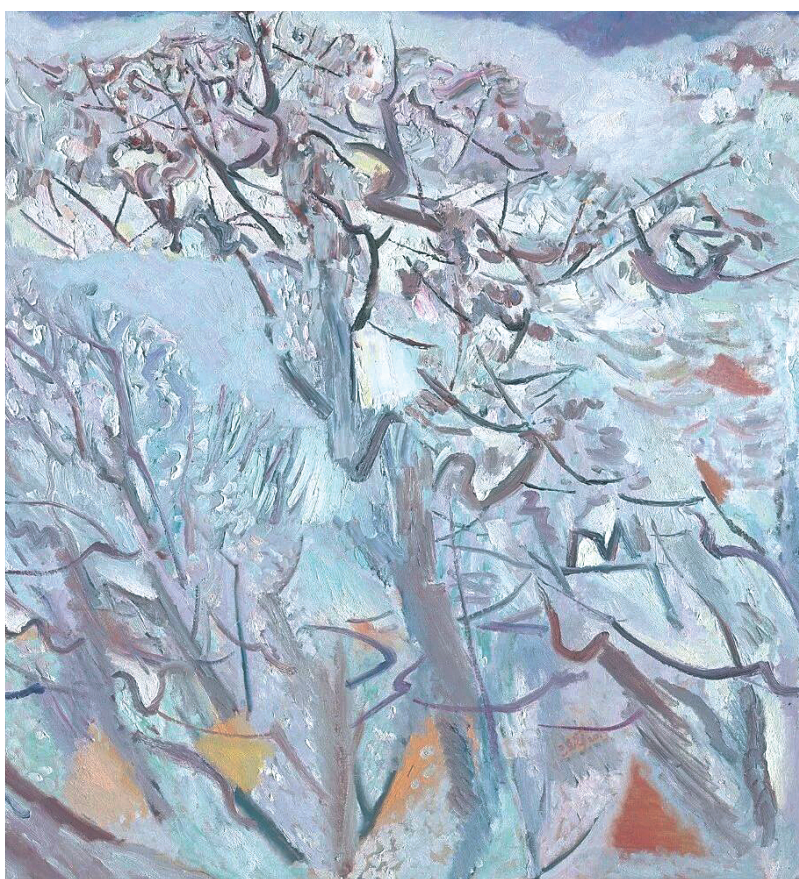
在怀沙河边，我住了一个月，咳嗽时断时续，吃遍了药片也不见好，最终没有完成这本书稿的写作。

麦子抽穗时，我离开了怀沙河，回家了。山下青麦如碧，山上杏儿正青，当地人把它们带回家，装在瓶子里，泡一种青杏酒。街上商店里也有青杏酒出售，它与怀柔油栗一起，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特产。因为医生一再叮咛要远离酒，我始终没有尝过它的味道。

记得当时写过一首有关杏花的诗，翻了翻手机，它居然还在文档里。

杏花开了

八道河岭上的杏花开了
开得没有一点提醒
昨夜的小雨落在岭头
早上起来就变成了放荡的白
春天取代了冬天
一件事情取代了许多事情
杏花开了
无数的人赶来踏青
他们去年已经来过了
他们沿着怀沙河逆流而上
河流之侧 是一段野长城
历史的痕迹在这里紧锁
2006年 在祁连山
我们去寻找一条金脉
远远的托来山顶雪花如盖
在大山之侧 我们坐了一个下午
冷风如波 吹彻青春的身体
我们至今不知道那天在等待什么
生活给过我们太多严肃的答案
而杏花就是杏花 只对自己负责
它不是镜子 也不映照什么
甚至与地理没有关系
像一些事件 一些时间
在春天里 彼此相遇又失之交臂



杏花开时雾遮山(局部)(油画)王克举



野杏花

陈年喜

早晨起来赶车去南阳，才进丹凤火车站广场，就远远看到候车厅东边院子里的杏花开了。

它们一字排列，共三棵，枝头不管不顾地伸出墙外，似锦的繁花，在青灰沉默的水泥丛林世界里显得很相宜。三棵杏树同样粗大沧桑，显然要老于年轻的车站，感谢当年的建设者保留了它们。我记得很清楚，在火车站出现之前，这儿是一片村庄依傍着凌乱的庄稼地。

从杏花花瓣的形状和密度来看，这显然是三棵野杏。“桃花红来杏花白”，说的就是野杏花，这个白不是雪白，是粉白，白里掺着一星儿红，淡淡若无，很好地把握了度，不像桃花，红得过了，有些俗艳。在丹江沿岸，这样的野杏花多得数不胜数，山头连着山脚，三月连着四月。至于山杏，大多要比人工栽种的家杏晚熟半个月左右，杏熟大约正好是麦收时节。如今没人采摘山杏了。杏花一年一年自生自落，循环往复，杏核落地长出杏树，杏树开花结出果实。

在我们乡下，有一套很有趣的语言，用麦熟和杏熟来表述季节：在外的人，写信或打电话问家里，麦怎么样了，家里人回答，麦打杏儿色了，询问的人就知道，麦快熟了，得回家割麦了；在外的人问家里，杏熟了没，家里人回答，杏挂麦黄色了，在外的人就明白，杏要熟了，端午近了。

要问什么花最繁最广，那一定是野杏花，它从新疆一直横亘到山海关外，贯穿整个中国北方。

2020年春，蒙朋友信任，嘱托我写一本关于某家公益机构十年历程的书稿，作为对机构的总结与纪念。一位作家朋友租住在怀柔的怀沙河边，答应和我共同完成这一任务。

三月的怀沙河清且涟漪，高大的河柳和河杨也半绿了。野麻鸭在芦苇与浪花里穿梭来去。两岸的油栗树还黑乎乎的，枝头才鼓新芽，唯见无边无涯的野杏花白得清寂又张扬，从脚窝一直铺排到岭上的野长城边。

那时候，我刚查出尘肺病，每天咳嗽不止，心情惶惶，时时感到死亡将至，也无心写作。到朋友这儿，是休息，也是某种躲避。怀沙河边，有许多旧坟莹无碑无字、无

名无姓。隆起的土堆上冒出一片野蒜，比老家峡河的野蒜还要茂盛。每天太阳出来，空气渐渐温暖起来，我就沿着怀沙河往上游或往下游走，一直走到很远很远。怀沙河一路奔流，时急时缓，青草才冒尖，河水已早早散发出青草的气息。朋友怕我走丢，过一段时间不见我，就打来电话问我在哪里。他不知道，一个山里长大的人，半生里经历过多少大川大漠，哪里会走丢呢？

走累了，我就走到那些坟边，去拔野蒜。野蒜有疏有密、有粗有细，下面都有一个白色的骨朵，如大蒜骨朵，却不分瓣，可以和蒜苗一同炒着吃，与辣椒一起炒了拌面条吃，没有比它更合适的美味。作为佐料，它微辛，味道绵长，将味置之绝地而后生，比葱花香很多倍。坐在坟堆边，天远地静，世界上再无别人，阳光慢慢把人晒透。我猜想着泥土深处的人，生卒于何年，家乡何处，生命里经历过什么。

想着有一天，自己也同样会将身体托于山河，不被打扰，不为人知，觉得人间没有比这更安静的归宿了。

住处正对着的怀沙河对面的山边，有一股从山体里沁出的泉水，细细涓涓，无比干净。不知谁用石头砌了一口小小的井，粗粉花岗岩的砂石井台也无比干净，石头泛着栗色的光。井边有一棵山杏，枝干粗糙，老当益壮，粉白的花映在井里，纷纷洒洒落在井沿，也落在井里。我每天去打一桶水回来，桶里有意无意总会漂着几瓣杏花。煮熟的饭，似乎也有了香气。我用杏花煮过茶，清香里有一丝淡淡的杏仁味。

我发现，山脚的野杏花会比山顶的花早开几天，这当然是气温的差异造成的。远远看去，仿佛海水的波浪，边缘处参差不齐，浅浅淡淡。待一场春雨下过，高处的杏花就一下子赶了上来，像海水涨了潮，连天接地，难解难分。野杏花的花期很长，比桃花、梨花都长，永远开不败似的。其实败也败得快，七零八落就是一夜间的事

情。落花无情，说的是它的凋零不能挽留、不容商量。

我曾一个人爬过一次野长城，最终以失败告终。

那是个雨后初晴的天气，到处都湿漉漉的，当地的人们都在地里播种早玉米和各种菜蔬，春播是希望的开始，大地没有比这一刻更美的景象。这儿是漏沙地，种子丢下去，盖上土后，一定要扎扎实实再踏上一脚，这样出来的苗才不会因漏风漏潮而死，好像由此至整个长城以外，都是这样的播种方式。站在怀沙河边，可以看到长城起伏跌宕，蜿蜒于山巅，不见首尾，风吹雨打，草侵木掩，它们早已是山体的一部分。野杏花漫山遍野，使古老的石头再度年轻。我选了一处最近的山脚，开始爬山。

山坡陡峭，荒草丛生，乱石如波，汹涌澎湃。不要说车马辐重，人也难得立足。我一路走一路想，这段长城修得多么多余啊。又猜想，当年的长城，一半为了御敌，一半也是为了彰显武力与国力，包含着一种决心与态度，

河岭上的琴声

牛斌

弦断了还能换吗？
能呀，琴弦内粗外细，弓毛推拉，换弦是常有的事。

换弦后的声音和原来一样吗？
这不太可能。琴弦种类繁多，像上海的敦煌弦，起调明亮，北京的星海弦，声音就比较浑厚。原配好是因为母体的虎骨后再被横吹到院子里，活蹦乱跳的，像是有了新家。

父亲正在给他那把心爱的二胡擦松香。这把二胡在淮河的两岸的圈子里颇有名气：他先是听闻湖北出了金花蟒，连夜赶去求了一块上好的蟒骨蒙皮。又去皖南淘了几块珍稀的黄花梨和老紫檀，这是制作琴筒的绝佳料子。更不用提弓毛了，方圆几个村谁家养黑马，谁家养白马，他如雪般的墙上记下如“仙林家，白马”之类的记号，等到下次去扯马尾，再用新的记号覆盖。

这把二胡在淮河的舞台上被很多人记下。夜幕降临的时候，不管戏台下有多嘈杂，二胡是永恒的前奏，更是止声符。村民先是听到弦响，然后掌声，再探出脖子朝戏台上张望。这也是戏班子辗转摸索出来的经验。喇叭太过突兀，锣传音不足，笙沉闷有余。只有二胡绵长悠扬，穿透力强。

阿通站在父亲身边跟着学擦松香。阿通是父亲的第六个弟子，前五个弟子功夫没有学足，就跟着戏班子走了。早些走戏就早些赚钱，况且很多路数都是边学边演。村民们向来不计较琴弦是否走音，只会推崇谁演的穆桂英最板正、哪个武生的筋斗翻得最高。这又和父亲正统的理念有些相悖，走戏并不等同于出师。他有师从，知道基本功的厉害。

阿通看着瘦小，气力却不小，可能和他整天钻到河床里憋气摸鱼有

关。因为练习时常常走神，父亲就带他去河岭，河岭由先祖建村开河时翻将上来的泥土堆积而成，上面种满了杨树、柳树和桑树。灌木丛生。除此之外，大牛家的祖林也建在河岭上。

向阳的一面沿河，每天一大早，断断续续的唢呐声、二胡声就从河边流淌进村子里。

阿通最终还是提前出师了。

那天父亲正给他讲唢呐怎么换哨，门外传来匆匆的脚步声，接着是“砰砰砰”的敲门声，有人扯着嗓子喊：“牛师傅在吗？”这一声还没有喊完，门就被推开了。一个少年拖着麻白的孝服四处张望，孝帽也有些歪，看到父亲，身边跟来的长輩示意请师。少年眼眶含泪，跪下来就朝父亲“砰砰砰”磕了三个响头。这是乡俗，村里的老人走了，接下来就是定日子和请戏班子，阿通在旁跃跃欲试，父亲长叹一声，让他出师了。

也不一定非要唱大戏，红白事上多数人家只是“请响”。一桌“响”总有五六人，唢呐、笙、云锣、锣鼓居多。少有二胡，因为“响”是要一直行走的。比如接亲，女方到了村头开始放炮吹响，男方也从村子里一路吹到村头去迎亲。或者先举过世，从村里到祖林有不少路程，有不少风俗。“响”是所有风俗的起始。到了晌午，“响”会换一个稍作欢快的调子，这是通知村民前来开席了。

传闻其他村里也有不少像阿通这样只吹响的师傅，他们甚至开始收徒，练习三两个曲子撑起门面，到此为止。父亲对那些看不上，也因此更加落寞。有一回他蹲在门前磕烟袋，几个吹唢呐的小伙子从他面前喧闹走过，后面跟着长长的迎亲队伍。父亲怒骂，拿了扫帚就要上去打人，被小妈一把拉住。这是江湖礼仪，倘若响班子经过一位同行或者德高望重的老师傅家，门前20米都要噤声，以示尊重。但年轻人谁会记得这些呢。打那以后，父亲时常骂着在门前张望，有时即便没人也骂咧咧的。这些自言自语成了他最后的

小妹没有阿通的天资，虽勤奋，但打击乐器的气力不够，只能学一些笙、笛子、云锣之类，或者学电子琴。又因为是小姑娘，以后要嫁出去的，要离开大牛家的。这些东西实在琐碎，无法支撑起父亲执着的念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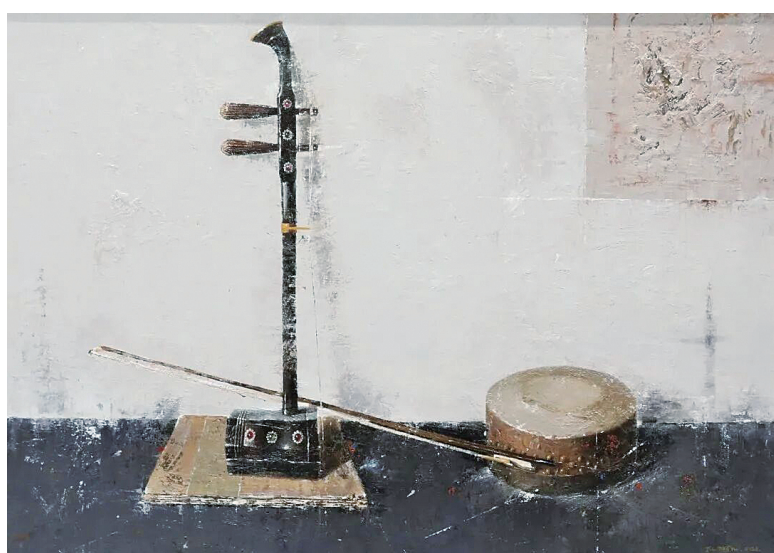
倔强。

父亲得脑血栓的时候，我已经在部队。他得这病，和他常年起早贪黑、喝酒吃肉有关，或者是家族遗传，我两个姑姑都因此相继早早过世。

我从部队回家探亲时，父亲又恢复了往日的习惯，让我帮他换弦。我说这个琴弦还是新的，不用换的。他说不行，就算没有用过，半年也要换一次，不然对琴弓不好。他接着说，我对不起你啊，说完眼泪就往琴弦上流。

这时他早就无法拉二胡了，小妈说他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把二胡放在床头，起来第一件事是给弓毛擦松香。他还支使小妈去扯马尾，要白马的马尾，因为更加细腻润滑。

小妈打我电话的时候，我就已经有预感了。人到中年，其实最怕突然接到父母的电话，因为平时他们很少这么主动。小妈说，烧晚饭的时候我问你爸要吃啥，他说下一碗没有盐的面条吧，他想吃面条。等到面条下好端过来，就再也叫不醒了。她接着说，你放心吧，你爸走得很安静，没有一点痛苦。



集物志——余音(油画)贾挺宇



扫码关注朝花时文公众号，遇见更丰富的阅读。